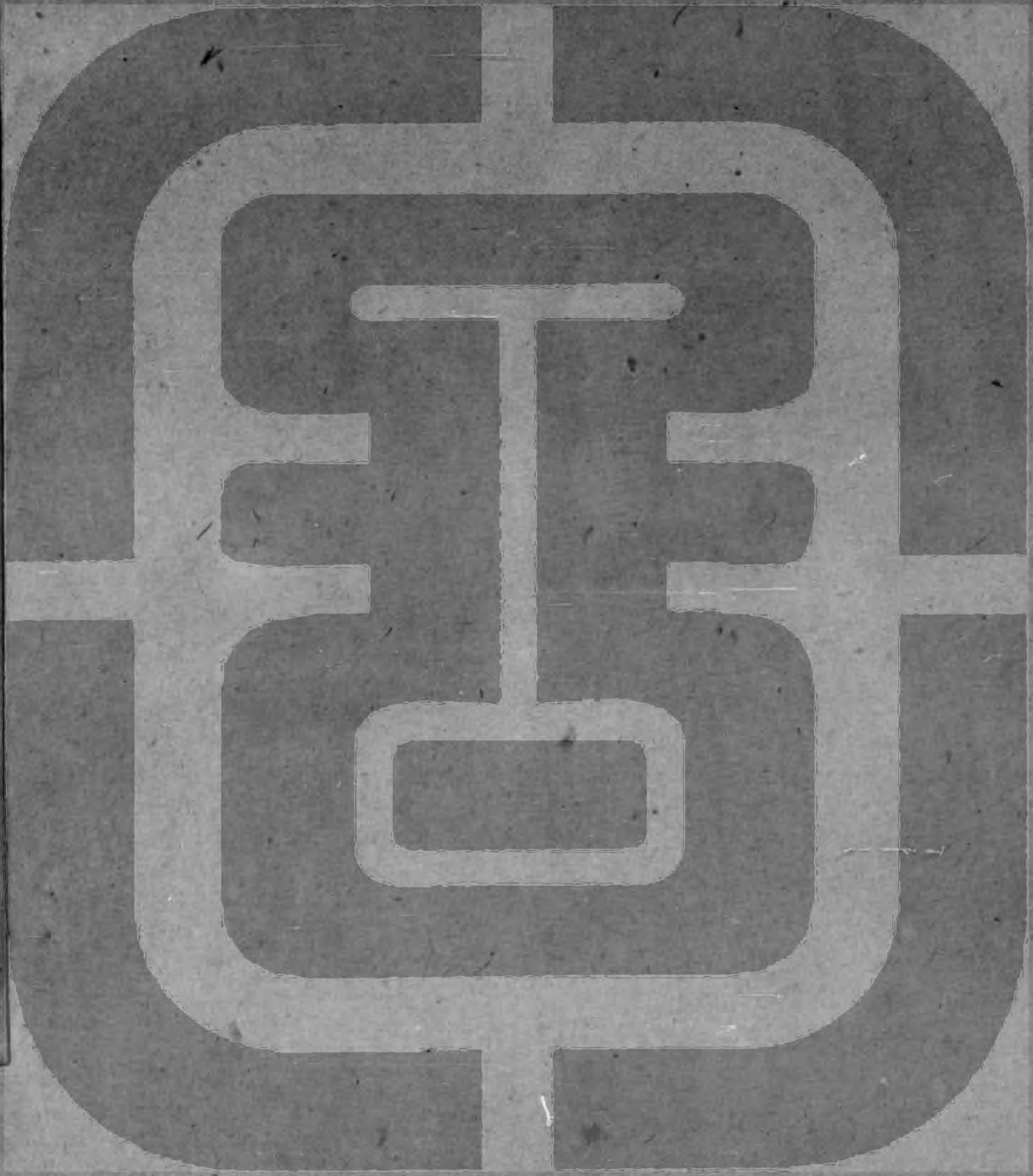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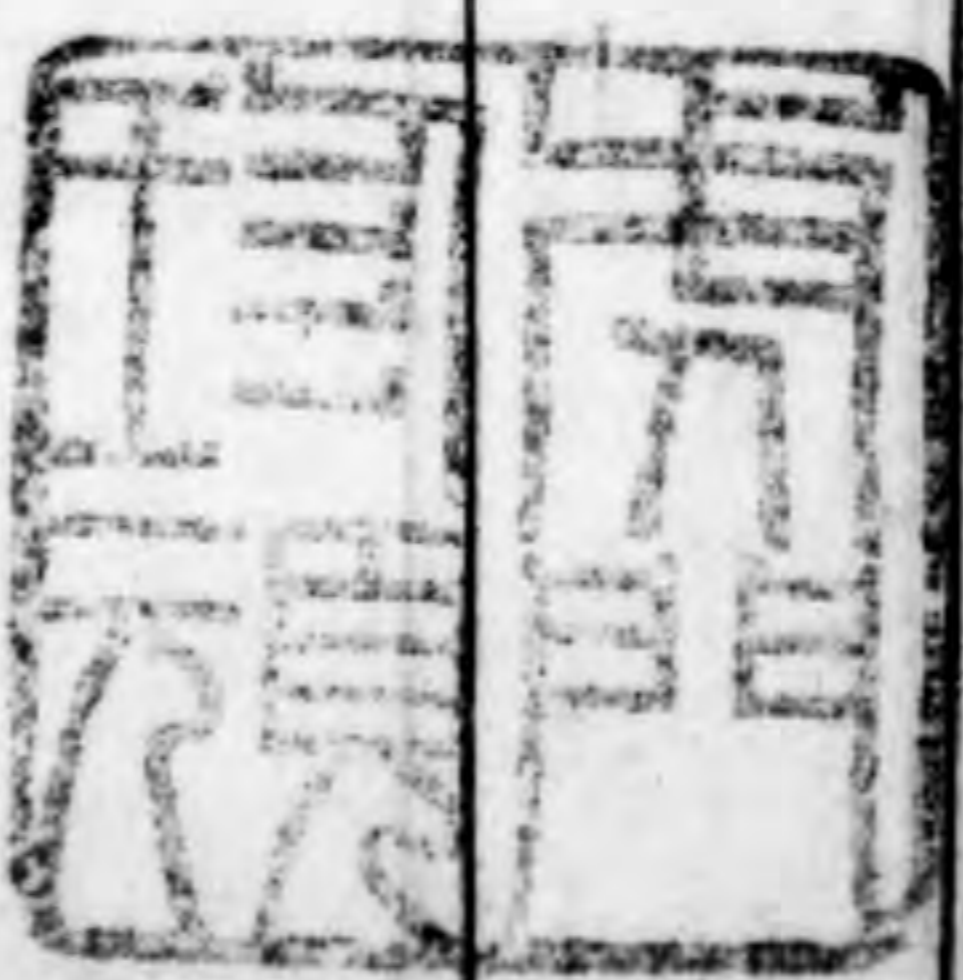


班餘剪燭集

卷三書 卷四史評一



班餘剪燭集卷三目錄
書



與粵西方大中丞書

與吳大京兆書

與奉天額將軍書

復福郎中書

與盛京農部主政陸卷阿書

與盛京兵部巴鄂監督併巴郭鄂胡傳阿各司

員書

致雲南臬司書

與南昌李司鐸書

與南昌李總戎書

與吳總戎書

與高副將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班餘剪燭集卷三

琇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琦

書

與粵西方大中丞書

每讀邸抄仰見老先生敷陳建白無非經

國遠猷今且以錦城岷江之餘澤復布於灘水桂嶺之

間使蠻煙永靖瘴雨全消化日光天遠近共戴昔名

班館東坡集 卷五
公以太保之尊撫臨陝右畢公以元老之重保釐東
郊直堪後先掩映矣粵西弟向曾親莅大抵五嶺以
南氣候炎熱故物產易成兼限以重山阻以巨壑販
運為難故蓄積易厚而習俗輕靡欲如蟋蟀詩中所
詠好樂無荒思居思外之意不可復見矣每於公務
之暇側耳遠聽蠻語紛紜搖歌雜沓竊念

聖德汪洋蚊行喙息皆荷生成況此赤子何難共沾雅化
而匆匆改任畧有設施亦復未竟得荷仁風大為煦
嫗誠堪手額弟從戎三載抵家旬日遂東遊遼左今

復備員西部嘗想周穆王作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
折獄又曰受王嘉師監於茲祥刑夫刑而曰祥其必
非武健嚴酷之謂矣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聖人好生之意千載可想廬陵言其父治官書躊躇
再四曰此死囚也我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之
心皆無恨也此豈異人任哉我

朝立法仁厚凡有誅辟覆審再三躬為臣子何以使覆
盆之下絕無冤民仰荷高明示我周行適讀華章儼
如舒展軒中聯牀抵掌歲月超忽七易寒暑不勝今

王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二
昔之感

與吳大京兆書

朝廷設官分理有職要者有職煩者如督撫總諸事之大綱此職要者也州縣理諸事之條目此職煩者也而由州縣而上之有府有道與兩司則煩者漸簡然後督撫以統其要獨

盛京不然

盛京自州縣而上即為京兆一切簿書之事州縣得以文移逕達其間錢穀出納刑獄平反凡府道藩臬所分屬之職京兆董其成達之於

朝則煩要之事皆萃於一身豈不重哉又為旗民雜處之區便於旗者或不便於民便於民者或不便於旗欲使各得其情有交濟之益無掣肘之虞往往為難弟自同官茲土目擊經畫悉有成算古稱善為京兆者莫如趙廣漢然特以鈎距稱能猶未免有權術之嫌孰若坦懷任物而物自得其平哉臨別蒙頒珍物更為移尊飲餞長亭握手殷殷至今猶縈夢寐弟於閏六月十六日抵京十九日到任旋接華翰厚意注存深為銘佩

聖天子甄別羣材重簡大吏人臣生當此日不患無見才之會而患無可見之才先生鴻猷偉抱膺此重寄正所謂遇盤根錯節而後別利器也行將坐致台輔弟直傾耳以聽沈令親周年兄於二十七日始抵都門並聞臨穎依依不盡

與奉天額將軍書

古大臣同朝共事叅決機宜輔贊謨畫莫不一德一心休休有容故能出至誠相關切期靖共爾位無忝厥職者豈有所要結沽譽而然哉蓋實有見於賢勞皆王事竭蹶盡股肱所以殫其同寅協恭之思善則勸過則規殷殷無已時也弟處海陽雖歲月未幾而事事獲教皆從性天流露不涉人世形迹感銘肺腑然當其時居則衡宇相對出則朝暮過從親承面覲習焉忘之如禾稻之霑雨露不覺其滋榮惟日異其

長養以所望者奢也及篝車旣祝而京坻在望始憶風雨時若歲功莫大焉今自折柳關河徘徊道左以來遠隔千里音容罕接追憶曩昔殆亦猶歲功耳惟是知己之報不以局外而遽忍膜視則綢繆倍深弟因舊遊熟悉事有蒿目拊心而急欲整戢者緣去此甚速未暇展布惓惓於懷不敢不陳於左右以備芻蕘之一得竊思兵民皆赤子也非兵無以衛民非民無以養兵我

國家發祥重地風俗素淳人情本厚又得老大人嫻鈴

韜之略殫心膂之勞宣

德布威繕我甲兵寧我民人鞏金湯於

天府裕庶富於閭閻宜乎沃野強盛爲中外欽服也第杜漸於將來防憂於宴樂正此日事耳曩覩風俗侈靡甲兵閒逸鮮衣怒馬罔知稼穡之艱將古制有事則練弓馬無事則舉耒耜悉行蕩毀以致將驕兵貧上下不給與昔日迥異矣爲今計者莫若嚴訓練明賞罰示信義崇本務必先去其侈心而後察其勇怯自有不忍不敢以歸於淳厚者如不計其生業而徒責

其用力在常人且不可況名爲兵者乎策勵之法無如格外選拔加恩體恤則人知爭自濯磨庶措施易也特用布區區非敢有出位之思諒高明卓見籌之有素必不以贅言爲杞憂也每念人生聚散不一似有莫之爲而爲者吾見亦多矣吾固知必有相合之時焉使旋無以道意書此藉覆至詢近狀惟叢過是虞僂焉不終日與接席時彌甚

復福郎中書

積書大難事也無貲固不可有貲無識亦不可然僕終以識爲先貲次之何則書之於人視乎其嗜與不嗜而力之能積與不能積不與焉如僕者家無長物四壁空懸而購書頗有癖嗜嘗破析衣飾求而得之若勢有不能怏怏者竟日嘗考古今書籍盛衰關乎氣運祖龍一炬牛理仁列之第一厄而實不盡然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東館蘭臺秘牒填委而一燼乎王莽再毀於董卓俱歸燔蕩矣魏晉內外

三閣皆失於劉石江左六朝殘於侯景然而文德殿
內之書猶存也及江陵既破文武道盡隋西京嘉則
殿東都修文殿其書甚夥與楊氏俱亡唐開元之書
亡於祿山四庫之書亡於黃巢北宋崇文閣之書亡
於靖康南宋中興閣之書亡於德祐豈獨秦火爲虐
歟非有卓識篤嗜之人收其散亡訂其殘缺幾何不
淪胥也哉吾輩生輓近倘碌碌間左既不能際會風
雲又不克高蹈泉石所藉以共朝夕惟萬卷耳幸而
鴻漸鶴鳴望古遙集不能誦其詩書仰其典型則有
所謂南面百城者耶嘗論

本朝藏書之富如新城王氏商邱宋氏秀水朱氏海內
稱最其人皆閱博雄視今古其辨之也精其取之也
勤其收之也夥今僕一室晤對於書輒若見古人一
釋卷胸中輒不快豈舍是別無抒寫歟亦緣性所嗜
也前承遣送書目詳查已見者多未見者無幾紙色
雖舊其中篇葉不無殘缺市價太昂僕近命奴子往
定興糶糧未回又有移居之需正際肘掣之時是以

有虛來意幸曲鑒焉

與

盛京農部主政陸卷阿書

從塞北回甫釋緇塵即荷

聖恩超擢卿班

榮遇逾格自分樗散一旦登於巖廊日懼隕越秉燭至
漏下四十刻不寐與接席理焚孳孳徹曉情景不異
昨將軍差員東歸達一函於左右前拙選漢唐宋元
諸家文短篇辱承教校論得失斟酌去取固足祛鄙
吝而啓愚蒙第有耿耿於中而未適者敢進一言以

就正之夫人之見聞非博無以充其量非約無以會其歸譬若登山者偶至高峯絕嶺未有不歎其崇隆及與之窮鎮嶽臨泰岱則廢然形其前此所見之卑矣涉水者至三湘七澤未有不歎其浩渺及與之遊滄溟渤澥則爽然失其前此所見之狹矣是水以海爲歸山以岱爲宗稍不如是不足以罄其蘊吾於古人之文亦作如是觀然準以自卑自適之說尺澤未嘗非水也卷石未嘗非山也能於尺澤中具浩渺之形卷石內作崇隆之勢實爲難事故讀古人之文貴

得古人精神之所團結用筆之所變化而不以尋常蹊徑求之則思過半矣今人之摹古文者動曰有起有伏有應有跌宕頓挫而後克肖其家數此三家村冬烘老人之規子弟者也抑知古人之行文行乎其

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非沾沾焉必於是爲起爲伏爲應爲跌宕頓挫如刻板印花對鏡寫影而已無乎不起不伏不應不跌宕頓挫此其所以爲美僕之喜短篇非局於見聞而有所溺好也竊見夫冗長靡弱之積習無所底止流而爲破規越矩甚

而爲佞屈聱牙徒駭心驚目以欺世而泛濫無歸非受之以的閑之於廐曷能守約哉故希元音於太古淡至味於太羹僕之鍼砭也亦聊以示登山陟水之術斯已耳豈敢質世哉願歸其原本終始辱教焉

與

盛京兵部巴鄂監督併巴郭鄂胡傅阿各司員書

人生束髮受書取古史而伏讀之品其行詣考其得失見有致主澤民功業卓越者謂他日立朝亦當如是及一旦身至其地而瞻顧於已私櫻情於榮進將平昔所期許者退憚畏避而不前亦獨何哉蓋未嘗奉教於先哲觀摩切磋以底於成也僕出仕早側席於大人先生之間時有所嚴憚而愧悔者已非一日及在

陪京自分謏薄不克荷重任恒惴惴惕惕幸得諸賢雋
各出其所長以匡予不逮故免顛躓至發一意必以
誠信自矢創一事必與民生相關廉隅交飭之下亦
時慕果敢有爲之人風節特著之操今遠隔千里不
獲時覩奇猷卓績而以昔之所期卜後之所至當必
有篤斐自靖上荅

宸恩下酬知己者臨風翹首曷任顛祝古人云愛人以德
贈人以言若附鴈帛攜雙魚僅以平時晤對亭花閣
月詩酒娛情睽違離索時切勞思每深纏結而於立

身行已道德學問槩乎不論僕之所不敢出也瓜期
各將屆旦晚可合并爲誦古詩努力崇明德隨時愛
景光之句以相勗諒能共懸寤寐鑒此積忱不盡

致雲南臬司書

天以陽生萬物其生之也必有麗日和風濃露甘雨
氣藹藹而可親物欣欣而自得此知天之樂於用生
也天以陰肅萬物其肅之也必有嚴霜積雪冷霧寒
雲望之凜然即之慘然此知天之不樂過肅也而其
肅也正所以爲生人君天也奉法之吏爲天肅物者
也故不辭嚴霜積雪冷霧寒雲之用而不可無麗日
和風濃露甘雨之心漢文帝十三年下令曰夫刑至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今

讞決者動曰法以蔽罪是以有怙終賊刑之典有狃於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之條不知刑者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訟獄三刺苟皆平允即孟子所云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者也雖然凡人作惡起於心王者刑誅嚴於意非其心之所敢意之所安雖有可指之名亦有可原之自則求之三宥寬以三赦此而一有焉猶將快然於要領之可全擊斷之不事也至三宥三赦復一無所當於

是加之顯戮謂如是而我與死者之心兩無憾矣猶且為之減膳為之不舉則夫處覆盆而莫念置呼號於罔聞而借以行其刻急者固往往而絕也後世用刑每於比附之間逞其私臆愚以為律者一定之科條比附者權宜之處置則比附乃以濟律令之窮非以乖律令之用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王制云附從輕赦從重以此求之其可以不失矣滇南僻處天末其人素未嫻於學問五刑五罰之科條安能家諭而戶曉又兵燹之時出於迫脅而罹於

重辟者亦不乏人是迫於不得已與陷於不自知二者均所不免也今有為父母者於此於其子方乳之哺之懷保而顧復之猝有意外之變不能自脫而其情又屬可憫將不憚濡手足焦髮毛狂呼以救之也其能坐視其困而復加以督責乎愚向莅滇時每謂法而可廢將使民畫衣冠而不爭勢固有所不能法而可任將趙禹張湯皆可為臯夔稷契理亦有所不可故貴於任法之中體用法之意高柴仕於衛遭輒之難門者出之再柴曰吾親刑子足而子出我再何也其人曰我犯法子守法而哀矜見於色是以出子嗚呼其斯為治獄者之明鑑哉足下本詩書以宜民湛經術以出治自必有躋斯民於仁壽者謹叅末見佈之左右惟足下其採納之

與南昌李司鐸書

閱邸報知依然冷署尚未榮遷何瓌材偉抱可立致
雲霄而人事天時遞相乖沮耶抑鳳鳥需時含章有
待耶然超擢不可知而職守不可曠朝廷命官自一
命而上各有職掌有坐敷雅化之地而無優游養望
之官自人愛紛華處膏思潤以廣文為不足為而首
蓍之詩作矣不知古之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責胡
安定先生為蘇湖二州教授立經義齋治事齋嚴師
弟之禮雖盛暑必公服以見諸生其弟子散在四方

皆循循雅飭當時稱之者謂其稽古功深於爲政何有此師嚴道尊教育英才之明效也我

朝德化淪洽文治廣敷立學置師以督誦讀其意深矣竊謂師也者以父之尊而兼友之親者也南昌之地翼軫所臨文物聲明於是乎在滕王之閣名人騷客所徘徊而賞咏也仰望廬山峰巒律萃兩間靈秀之氣所鍾也重以白鹿洞中晦菴夫子遺跡存焉當日身任薪傳數百年來雖山陬海澨之士莫不仰止溯洄以庶幾沐浴紫陽遺澤况故址宛然餘韻流風被

於鼓歌絃誦之地者乎晦明風雨之下穆然而思畢然而望如親炙於其門私淑之益不旣多乎敢以是爲高明進一解願益勤淬厲更樹風標使立雪之輩尊其所聞而進於高明行其所知而底於光大在吾道獲仔肩之人即爲

皇朝儲薪蘓之用過是邦者覩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莫不

欣欣然謂先生能陶鑄人才何必列崇墀膺顯秩而後爲稽古之榮哉睽違旣久別無可言惟望即所居之職盡當行之事以無負君子素位之心而已

復南昌李總戎書

仕宦蘭譜恒不如衡茅之重然諾結信義終始不渝者非草野有交道浚明乏知己也蓋勢使然耳何則仕宦遷轉隨時量移莫定或睽隔於地北天南音書杳絕遂至契闊頻年有懷莫白故其位益峻交益疎所稱車笠不寒盟者殆不過十之二三於是謂仕宦無交豈誠無交哉交易疎也雖然友所以輔仁忠君愛國咸於友乎是賴惟視我求之殷與不殷擇之精與不精耳如求之殷而擇之精必有附之以韓魏而

欲然予之以萬鍾而無加者爲我友焉若一意寒暄而炎涼異態此挾貴而友五人固不足重獻子獻子亦必見絕於五人矣憶昔聚首西江百凡皆藉指示出光明磊落之衷露肝膽照人之概早覘老總鎮不以世俗之交存纖芥渣滓於儀文言貌之外古道照顏色實獲我心矣旣而弟從戎塞北溯洄無從及瓜期得代旋沐

聖恩擢用遼左洊歷西曹邈焉河漢不通札問者五易寒暑交道之疎寧待問哉乃琅函遠賁辱承殷問真摯之情溢於楮墨又豈以關河阻長道里遙遠限耶惟弟綆短是懼倘能仍出其光明磊落之衷披肝膽而爲指示以資砥礪則終始不渝不爲衡茅之交所竊笑鴻便率復不宣

與吳總戎書

杜少陵詩云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則知長亭折柳古道牽衣驪歌屢唱塞雲孤飛未有不為再四徘徊者也去冬瀕行既辱開樽松城復飲餞行帳欸欸言懷依依握手送別如此則弟垂別之時悠悠前旌靡靡長路旅宿風餐沙飛鴈起情懷當復何如耶迄今東行將歷寒暑復荷

皇恩調任西部立秋前二日抵家旋奉

欽命決讞漁陽皇華之使臣曰每懷靡及是以覩原隰而

興思瞻馬首以增感慮以譎才當此重責汲深綆短
旦夕兢兢更兼分攜以來候問久疎對古驛孤燈聽
戍樓夜漏明月一方故人千里恨不得攜手劇談一
吐積愆也屢聞榮擢雀躍無似昔臧宮馬武鳴劍慷
慨志馳伊吾之北蓋時當創業云爾今運際昇平海
宇寧謐說禮敦詩輕裘緩帶不但儒將風流令人景
仰亦且邊陲收坐鎮之功軍令無紛更之患至於振
旅在即固賢勞暫釋之秋亦殷勤善後之日也投醪
之惠旣深結於人心據鞍之畧何以永垂於幕府老
總鎮素諳韜鈴鈴閣之中料有灼見必不以鄙言爲
河漢把晤匪遙當掃席金臺以待

與高副將書

雙丸互馳轉瞬兩周矣客歲由張家口赴京未得假途右玉懷想曷既貴協軍營三載甘苦備嘗未得叙功授賞依然舊職函牛之鼎烹此小鮮殊堪扼腕顧竊謂功名與才具相因者也淮陰赴蜀以不任用欲亡及乎登壇諸將咸驚而卒垂不世之烈亦才具素優有以致之耳今承平日久晏安無事士卒藉糧餉以營其身家將吏視簡閱爲應名故事逸則生驕筋力不足當鋒鏑惰則積廢志氣不足鼓同列國家以

無事爲福人情即以苟且爲安貴協旣夙嫻戎政當
益務嚴明汰老弱選精銳備糗糧鍛戈矛具介冑令
之所在期於必行昔岳忠武注馬垂坡必被重鎧吳
漢朱然終日兢兢如對大敵從來名將何嘗有一刻
廢弛至如軍旅之用馬力爲多必使芻牧何以無乏
孳生何以日廣以及五花八門之奇首尾相應之勢
全在乘此暇豫事事講習固金湯之險以備干城之
選然後雍容坐鎮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可也
玉帳之中從容讀兵書可也昔周龍盤爲右將軍進
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
蟬自兜鍪中出古來起自偏裨卒臻封拜者何可勝
數惟賢者勉之耳

與友人書

足下明敏過人胸次超忽又復加以勤學好問宜今
宜古於前儒堂奧已循級而入寧可限量其所至耶
第古之學者志必堅定而後業可漸成思廣其聞見
不得不取益於友易所謂出門有功必於友焉求其
麗澤然後輔其所不知擴其所未及而能卓然有所
樹立以鳴於世近知大作日臻純粹但得失自知不
肯輕以示人亦是獨言恐聞獨行恐知自勵爭勝之
法然衣錦尚褻美在其中光華發外正須奇文共賞

有目交推乃見其妙何吝於就正而自信太專歟如僕者離羣索居每讀書懷古拊掌扼腕恨不克出交天下士以開拓其心胸共商可否而酌去取若遇通明俊偉獨立特達瓌奇博辯之士復不能折節領受是終不能取其益也又何異以樗散之材自負爲棟梁之器其不爲匠氏竊笑者鮮矣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曰此燕石也與瓦甃同愚人悟而碎諸室今幸周客當前猶自秘惜深藏而不一陳諸左右以決其疑是終成樗散之材不足稱棟梁之用也故治病必延醫醫至而匿其情以試之醫雖明曷能盡得其實此世俗通病也夫人立身行己非明智不足妙其用非深沉不足厚其發非有所嚴憚切磋不足生其勇僕終身服膺斯語而未敢忘謙受之功不敢謂足下所少而德性堅定嚶鳴求友正不可無又何敢不盡言以獻惟足下反復尋繹之以證言之不謬幸甚

與友人書

別後益深懸切不審比來眠食何似遙聞下帷雜誦
孜孜不倦敬仰敬仰夫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古之人
網羅千古漁獵百氏發造化之精微窮鬼神之秘奧
矻矻乎焚膏繼晷惟日不足及討論既深渙然有得
如登山然進而愈高如探源然久而益足於是流言
泉於腕下騁駿論於毫端玉佩瓊琚不足爲其麗天
心月脅不足爲其清以至五色之鳥可夢丹篆之文
可吞浩浩乎薄風騷而掩秦漢矣而當其腕燥脣枯

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此中甘苦神明默喻耳雖然猶未盡其蘊也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先賢卜子亦云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說詩解頤何代無之尊酒論文不但賞心得意互為流連足稱人生知己即無端發一難設一解向所蒙蔽一旦釋然境地頓殊情懷大別夫珠藏澤媚玉潤山輝自然之理而必得沒川者取諸老蚌之胎鑿山者採諸重巖之下襲之以錦繡儷之以皮幣始得登諸明堂成其光彩足下得無有意否生幼知向學

欲廁有道之列間有著述輒不自秘稍長宦遊四方於今寄跡遼海目之所觸身之所經莫不即景成咏卷帙頗繁總不甚愛惜竊意路叢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宇宙英華俾一人吸取之恐造物亦無是心也忝屬忘懷少有未愜敢以是進至於考証之勤篇幅之富他日相遇當一登元圃遍覽十洲三島之奇也

班餘剪燭集卷四目錄

史評

褚丞亮

趙鑑

蕭仲恭

王政

程案

耶律安禮

蕭永祺

祁宰

李通

張仲軻

移刺履

韓昉

從坦

完顏素蘭

承暉

楊雲翼

郭蝦蟆

班餘剪燭集卷四

班餘剪燭集卷四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琦

史評一

褚丞亮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雖匹夫匹婦一旦慕
義有不肯屈節者况讀書能文之儒而顧畏威而蕙
見利而忘乎宋自藝祖開基以來歷太宗真宗仁英

神哲培養之恩深作人之化盛宜乎有介然獨立者
出於其間矣褚茂先真定諸生應鄉試冠八百人首
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而金兵南下此君辱臣
死國亡與亡之秋也及韓離不破真定拘境內進士
試安國寺茂先匿名不出軍中知其才押令對策問
上皇無道少帝失信之事茂先詣主文劉侍中曰君
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去劉爲之動容因
薦知橐城縣事漫應之而棄去昔東坡自定武謫官
過真定茂先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則其氣節已寓於
文章之內矣終年七十門人私謚曰宏貞先生亮哉

趙鑑

平居無事之時庸才亦可以見長惟天下紛紛干戈
四塞饑饉相因生民塗炭非夙具經綸幹濟之才不
克勝煩劇之任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
也趙擇善宋建炎二年進士調廬州司理參軍是時
江淮方用兵擇善棄官還鄉里知幾於先引身而退
可謂善用其晦者矣然少年志氣方盛建功立業之
心豈能遽泯齊國除爲歷城丞轉長清令皆劇邑而
頗著政聲辰州守將武悍自用輕其年少鑑發其姦

免守將郡縣聞風無敢犯者行臺宰相欲用故宋宦者為都水監擇善曰誤國閹豎汴人視為寇讎付以美官將失人望此皆其氣有以折之而其才亦可見矣語云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金初國制未定人材散失除授之際烏能不思擇善哉

蕭仲恭

士君子委質於朝雖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而所使之事有難易之分倘皆擇其易者而任之則難者將誰責乎故兩國相持一介奉命亢則招尤卑則辱國且有設間相誘之虞逼降拘困之慮豈不難哉蕭仲恭性恭謹動循禮節能披甲超乘仕遼為班使遼帝西奔奉母以從至霍里底泊母馬乏不能進謂其昆弟曰汝等盡節國家無以我為念遂從帝而西會大冰雪遼帝藉仲恭之身而憩後與帝俱被獲太宗以

其能忠於主加厚禮焉嗟乎能孝於親者未有不忠於君者也能盡心於舊主者未有反覆於新君者也仲恭使於宋宋人意其有亡國之戚以蠟丸書命致之耶律余睹約爲內應仲恭還獻之宗望宗望察其無他薄罰之可謂獨任其難者矣後以功累封蘭陵郡王詔葬遼豫宗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又可謂不忘其舊君者矣謚曰貞簡不亦宜乎

王政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虎之言不足存而其理有可信者何則仁者之心公而恕公則無私營恕則能推解於爲富遠矣若夫貪夫殉財壟斷而登左右而罔家雖饒焉於爲仁亦遠矣王政當遼季之亂沉浮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其有材略欲用之此可以爲富之時也度其無成而不就及永昌敗人爭縛之以爲功政獨逡巡引退又何其仁也爲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此又可以爲富之時也而明會計嚴局

五
五
鑄錙銖無所取撫滑州民因饑為盜多坐繫者政皆
釋之且發倉廩以賑貧乏又何其仁也於是吳王聞
而異之宋王慰而諭之但見其為仁而不見其為富
賢哉政也

程案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官守者何一官之事守其法度不使廢墮不
使紊亂能曰稱職否則不職言責者何自朝廷以及
天下自宮禁以及部省之事繩愆糾謬拾遺補闕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上聽之為得其言國家之治亂係
之天下之安危係之君子小人之進退係之故有言
責者重於有官守者程公弼祖孫父子皆登科第士
族號其家為程一舉門第人文可稱甚盛太祖入燕

授尚書都官員外郎熙宗朝歷翰林待制兼諫議大夫有言責矣使敬謹服官無所建白有誰責之而公弼不屑也上疏直言一曰校獵當清道警蹕以防不虞一曰人臣以歸美報上為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為孝當上太祖徽號不可止謚武元二字一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當省方憲古問疾苦求民瘼一曰朝廷當立紀綱尚書為天子喉舌如吏部天官當以進賢退不肖為任又曰當選淑媛以廣嗣續嚴宮闈以稽出入上雖不盡用其言而嘉納之亦可謂得其言矣史稱其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信然

耶律安禮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則人能博施濟衆澤及草木枯骨不忍妄殺無辜仁心皆由孝弟而生非邀譽沽名取辦於一時者也耶律安禮幼孤事母以孝聞當遼季之時間關避難未嘗一日廢定省當路高其行義後從元帥於山西母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歎其孝純矣推此以行吏事慈惠惻怛之心時時流露於刑政之間矣故被詔

鞠韓王亨獄於廣寧還奏亨無反狀海陵怒曰李迭
有三罪汝等來奏欲測我之喜怒以爲輕重耶復遣
安禮與李老僧同鞠之老僧殺亨於獄海陵猶疑輒
殺亨以滅事跡姻戚得以不坐海陵之刻如此安禮
不迎附豈非由孝之所生乎夫仁孝之人未有不廉
謹者安禮爲執政并伐宋寶貨人口一無所取奴婢
止數人皆有契券賢矣哉

蕭永祺

文學之儒以得預修國史爲幸何也史非託之空言
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故立言者尚之春秋爲大
聖人所筆削不敢目之爲史而進之於經後世若班
馬輩倣而有作辭雖可觀而法不盡善以韓吏部之
才猶不敢爲況下焉者乎蕭景純少好學循謹謙讓
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至門下盡傳其業固作
遼史未成而卒景純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
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豈不幸哉海陵爲

中京留守時特見親禮及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欲以
景純代之固辭人曰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
何多讓焉景純曰執政繫天下蒼生休戚何敢貪冒
以玷官箴蓋知己之才優於彼而絀於此也嗟乎若
景純者可謂量力而進知難而退者矣

祁宰

夫醫之理通於天時合於地利本於人事者也故能
治醫則天下不足治矣諺曰不為良相必為良醫言
其能濟人也祁宰以醫得官累遷中奉大夫數被賞
賚思有以自效亦異乎固寵貪位者矣海陵欲伐宋
欲諫無由會元妃有疾召入診視遂上疏一曰人事
不脩二曰天時不順三曰地利不便皆切中時弊海
陵怒戮之於市并籍其家甚哉海陵之為君也既不
能從諫如流復視人如草芥其遇害也不亦宜乎世

宗即位詔贈資政大夫章宗即位訪其子為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之謚宰以未登三品不在議例尚書省掾李秉鈞言曰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寔傷厥心若有司拘文不議則立名死節之心墮矣制曰可謚曰忠毅嗟乎孰謂星相醫卜之士不能勝於居高官食厚祿者耶

李通

人主未有孤立無助而能大有為者但用得其人則業創統垂不得其人則國亡身戮豈不然哉金國已得中原之半倘能積德累仁亦安知天心之不屬若徒恃甲兵強盛而遽欲平一海內吾未見其能遂也海陵伐宋之謀蓄於中者久矣張仲軻馬欽梁琬諸小人先意逢之而為之謀主者厥惟李通通以側媚得幸請謁賄賂輻輳於門人皆知其奸而海陵不察師出偶獲白兔謂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入舟今朕

獲此亦爲吉兆海陵以武王自比則李通即渭濱之
釣叟矣豈不惑哉及世宗即位東京海陵聞之名諸
將帥謀北歸是時兵威未挫天下事尚未可定通乃
入奏曰陛下親師入異境不可無功而還宜先渡江
焚舟以絕北軍歸望遂至瓜洲爲完顏元宜等所弑
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贊成之徒單永年乃其姻
戚郭安國衆所共怒皆殺之嗟乎小人誤國未有不
以身殉者而吾尤恨海陵之不度德而妄舉也

張仲軻

海陵天資聰敏非若晉惠之愚駭然淫虐特甚張牛
兒市井無賴以俳優談諧爲業海陵引之左右以供
戲笑常對之與嬪妃褻瀆牛兒俯首稱死罪不敢仰
視則牛兒猶有人心知廉耻之事者矣海陵封岐王
以爲書表即位以爲秘書郎後又與之論漢書牛兒
亦知書耶跡其生平無大奸惡處即勸海陵伐宋不
過逢其意以邀寵小人之常無足怪者故其生也無
人與之讎其死也求酒食而已

移刺履

自古博聞淹雅之士雖由力學實緣天授故凡一目
 能下十行舉筆立就千言者資稟過人非父師之教
 所能及也而要以行檢為主移刺文獻五歲時晚卧
 廡下見微雲往來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
 雲者耶夫五歲時即就外傳亦不過授以童子之書
 未暇遽及詩賦今矢口而吟謂非有夙世詩書之緣
 得乎德元聞而驚曰此子當以文學名世蓋早有以
 卜之矣初舉進士以搜檢煩瑣去之廕補國史院書

寫值世宗方興儒術名問曰朕讀貞觀政要見魏徵
嘉謀忠節良可稱歎何近世無如徵者對曰忠嘉之
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詰曰劉仲
晦張汝震朕以其居諫職屢有忠言超用二人安得
謂之不用又對曰臣未聞其所諫之事且海陵杜塞
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失開諫諍
之門天下幸甚章宗喜讀春秋左氏傳名質所疑對
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
道願留意則文獻不獨以文學名世又能以道事其

君者矣且夫財利人所艷心也存歿最易動情也德
元雖有子而履則嘗為之後者也德元既歿何難攘
其家貲而乃悉以與震用意矯然不欺其素殆有之
焉以視前代之稱文雄者損節敗檢遺榮取辱相去
不亦遠哉

韓昉

金初未有文字太祖旣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書命粲然後太宗行選舉之法熙宗欸謁先聖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隆說者曰金以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以文治國則非遼之所可及也韓公美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自右拾遺累遷至乾文閣待制充高麗國信使高麗於天會四年奉表稱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要約不得要領公美至引古禮折之遂如約宗幹大喜曰非卿不能辦此謂

左右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人善公美也嗟乎春秋
列國名卿大夫朝會聘享賦詩贈答文雅風流如矜
嬰僑札暉映鄰國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文治之有益於國家豈
小補哉史稱公美雖貴讀書不輟屬文長於詔冊作
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從坦

從坦金宗室也貞祐二年自募義兵數千充宣差都
提控上書言事切中機宜智略勇敢有過人者御史
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
強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旣而潼關破永錫下獄久
不決從坦上疏救之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
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傳國
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
有不與國存亡者從坦此論雖以已亦同姓有唇亡

珠館真煥集 卷四
齒寒之憂而凡有天下國家者皆當知之後行元帥
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元兵至城破自殺亦
可謂不食其言者矣

完顏素蘭

嘗思人之才能學問各有不同惟在用之者得其當
而已夫小才薄學之人值治平無事之時安其素分
亦足以免愆尤若值國務紛紜戎馬馳突闇君在上
宵小聚下發言盈廷執謀不定非學問深醇才能卓
越者不足以當之完顏伯揚於宣宗遷汴之時與平
章高琪爭留太子引唐玄宗幸蜀肅宗居靈武為徵
識亦卓矣至言守令治本所在宜令隨朝七品外路
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縣長者明署舉官姓名他日

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其法至今行之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也宜選人輔翼之引成王在襁褓命周公爲師保爲徵此萬世不易之常道微嫌自中都還上書求見乞屏左右夫不可使左右得聞之言私言也大臣正色立朝忠言讜論惟恐天下不知顧可效姦邪之所爲乎幸而宣宗英明領之而不疑不然危矣史稱其莅官以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事其以此歟雖然人臣而能修謹亦難矣蓋非清心寡慾則身不修非夙夜匪懈則事不謹伯揚能修謹而猶遇害

何哉

承暉

君子體天地愛物之心以存仁明春秋之大法以尚義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作勇三者本末相資內外共濟故勇於存仁則澤被蒼生矣而義亦默寓於中勇於尚義則奸邪斂跡矣而仁亦流行於內合仁義勇於一身以赴國家之難可謂全而受之全而歸之不負君父不愧神明矣承忠肅幼而好學淹貫經史其於仁義勇之說已心會而耳熟故為近侍局使不奉詔納吾也藍為東京提刑豪滑屏息論余里痕

都之遷織染阻李新喜之借妓樂杖豪民以謝宣徽保林木以還泰岱非大勇而兼仁義者不克爲也獨是以抹然盡忠爲知兵畀以重任及中都危急約盡忠俱死盡忠異議似少知人之明然作遺表論國家治亂之本計辨君子小人之殊塗以不能保都城爲已罪舉家號泣神色泰然舉白引滿謂師安石曰吾於五經皆經師所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遂仰藥而薨嗟乎以五經爲虛文取高爵厚祿者多矣孰能謹守而力行之者乎故吾於承忠肅之殉國謂之從容就義也可謂之慷慨成仁也亦可

楊雲翼

人臣貴乎有學者以其熟於經史也熟於經則能窺
理道之微熟於史則能燭事幾之先以理道勗君以
先幾任事則天下不足治矣楊文獻天資穎悟日誦
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歷任翰
林職居清要官制入三品例外除以文獻遇事敢言
議論忠謹特留臺閣當時榮之哀宗即位設益政院
擢文獻為選首召見賜坐而不名其所上言一皆以
正心誠意為本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如言人臣有事

君之禮有事君之義苟狗事君之虛禮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爲之色變又言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強但言其治而不言其亂言其強而不言其弱一偏之論不可用也及風痺疾愈上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敢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瞿然知其以醫諫也文獻天性雅重自律甚嚴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由其熟於經史故所取宏而所持正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郭蝦蟆

人之有技者往往死於技非技之能死人也人用其技而以死報之是即死於技也郭蝦蟆會州射生手與兄祿大見其主兵者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而殪則其技過於養由基矣城破被執夏人憐其技而囚之兄弟誓死不屈及謀歸事覺祿大竟被殺而蝦蟆得歸上思祿大之忠遷其子伴牛官一階蝦蟆官二階元光二年夏人又攻鳳祥蝦蟆從元帥赤盞合喜退之累遷至通遠軍節度使哀宗之世

鞏昌失守積薪自焚嗟乎蝦蟆兄弟非善射不能至
通顯非善射則優游會州射生餬口亦不至自焚被
殺夫善射技也以之得官以之殞命謂非死於技乎
然而忠矣非挾其技以陵人恃其技以肆虐而戮於
市也庸何傷

程